

正在消亡的中国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最后一个鹰人

猎

东北鹰猎赵氏家族

鹰，是北方民族心中的神鸟，驯化猎鹰，是满族人古老的传统技艺，其渊源可追溯至满族的先民女真人。女真人狩猎以鹰犬为伴，他们把猎鹰叫做“海东青”，意为“从大海之东飞来的青色之鹰”，驯鹰的传统在这里流传了近千年。

曹保明/著



世界出版 出版社

最后一个 猎鹰人



曹保明 /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个猎鹰人 / 曹保明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10

ISBN 7-5012-2986-4

I. 最... II. 曹...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10 号

最后一个猎鹰人

策 划 英沙半岛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慧媛
文字编辑 张迎辉
美术设计 李 莉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 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排 版 华审视觉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0 印张 1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民俗学家、作家曹保明通过两年间对著名的“鹰屯”——渔楼村的调研和采访，最新完成的纪实文学著作。书中围绕赵明哲家族的鹰猎历史、传统技艺和现今生活方式，生动而翔实地记录了东北鹰猎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以及人与鹰相依相存的质朴的生命情结。现赵明哲已被认定为中国民间文化“海东青驯养”的杰出传承人。尽管鹰猎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正在消亡的危机，但他仍然极其艰难地与鹰生活在一起，保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努力将祖先的记忆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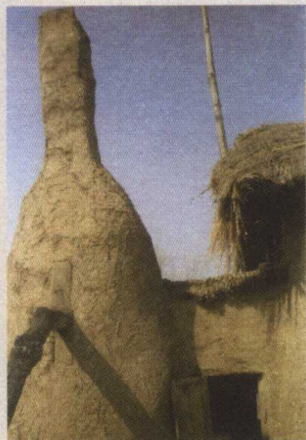
曹保明，1949年9月1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致力于东北地域特色的习俗挖掘与研究，迄今已出版作品50多种1000余万字。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民间故事》杂志社社长、主编。30多年来，曹保明为了发掘和抢救东北地方民族文化遗产，遍访民间，深入山野村落，广泛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民俗史料和创作素材，以纪实文学形式全面反映了东北历史上的淘金、挖参、渔猎、狩猎、木帮、土匪、店铺等行业的变迁和习俗，在国际民俗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手稿已于2002年无偿捐赠给长春档案馆。



北方荒凉的村落里有一个猎人，他的家族
四百年间一直为朝廷捕鹰，驯鹰，狩猎……

四百年过去了，人类的狩猎活动已近结
束，鹰也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是祖祖辈
辈传下的习惯却与他的生活如影随形。于是
一到鹰来的季节，他便魂牵梦绕般地走向荒
凉的山野，走向自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
祖先的记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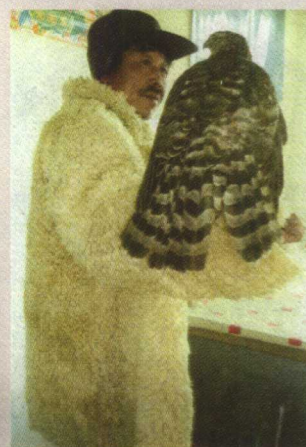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狩猎人家	1
(一) 鹰屯来历	4
(二) 一个衙门与鹰屯	9
(三) 人鹰与共的黄金时代	14
二、久远的祖先	19
(一) 先祖东归	20
(二) 把记忆打开	26
(三) 捕鹰世家	28
三、抓鹰手艺	31
(一) 先辈传下来的抓鹰手艺	31
1. 会唱歌	33
2. 会吃东西	33
3. 会穿戴	33
4. 学会机灵	34
5. 当个能工巧匠	37
6. 带上神圣的智者	37
7. 学会识别鸟类	39
8. 送鹰人	42
(二) 钢腿铁脚	46
(三) 冻不烂的耳朵	49
(四) 身怀绝技	51
四、手巧不如家什妙	53
(一) 怪名老工具	54
1. 大等子	54
2. 二等子	55
3. 三等子	56



4. 鹰车	57
5. 地营子	57
6. 狗车	58
7. 奇特的皮袄	59
8. 神奇的皮裤	62
9. 奇特的帽子	63
10. 木底大鞋	64
11. 吓人的手套	65
12. 鹿叉吊杆	66
13. 双叉吊杆	66
14. 木叉吊杆	67
15. 鹰爪钩	67
(二) 不是见鹰就捕	68
(三) 捕鹰不光用手	71
(四) 走进远古神话	73
1. 选鹰场	73
2. 搭鹰窝棚	74
3. 下网	76
4. 蹲窝棚	80
5. 拉网	81
6. 驯鹰	84
7. 鹰猎	93
8. 鹰的放飞	96
五、鹰人如是说	100
(一) 爷爷和鹰	100
(二) 父亲和鹰	103
(三) 我和北方的鹰	105





六、猎人的故事	107
(一) 惊动蟒蛇	108
(二) 一只小喜雀	110
(三) 遥远的白鹰	112
(四) 坏脾气老雕	115
(五) 东北老狼	119
七、和猎人相处	122
(一) 妻子眼中的他	122
(二) 同行眼中的他	126
(三) 远方猎手眼中的他	127
(四) 我眼中的他	128
八、猎屯的狩猎文化	132
(一) 老家底	138
1. 鹰架	138
2. 鹰网	139
3. 鹰铃	140
4. 鹰绊	141
5. 鹰袖	142
6. 鹰杵子	143
7. 鹰拐子	144
8. 鹰紧子	145
9. 鹰秤	146
10. 鹰嘴子	147
11. 钢刀铁剪	148
(二) 流行在此地的语言	149
(三) 流行的说法	150
1. 季节与鹰	150
2. 拉鹰之一	150
3. 拉鹰之二	150
4. 驯鹰	150
5. 打鹰古歌	151
九、留给你的北方(后记)	152

一

狩猎人家

在农历寒露快要到来的这个季节，这个叫赵明哲的人显得极其急躁和不安。他每天不断地数着天上云彩的块儿数，观察着云的厚度，分析着风吹云走的速度。村里人知道，他是在盼着草开堂。

草开堂就是下霜。

在东北，大自然的变化非常明显，人们俗话叫应节气，特别是秋天。

秋天，大约是在秋分前后，几场秋雨过后，天渐渐地寒凉了。风吹落树上的叶子，并拨薄天上的云层，把一块块的云片迅速刮走。这一切都告诉人们，快到草开堂的时候了。

草开堂是残酷的季节，往往在一昼夜间，寒霜就使万物凋零，树叶飘飞，青色褪尽，遍野枯黄。

东北草开堂



睡不实的夜晚



东北把寒霜叫酷霜、毒霜。酷，是指霜非常残酷，来得迅速，让人和一切生灵措手不及。往往头一天或一袋烟功夫之前万物还翠绿，可转眼之间自然植物的生命就消尽了，这就是寒霜的酷性。毒，是指霜的无情。大自然特别是地上的草往往还来不及结籽和成熟就永远完结了……

大自然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预示着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就像寒霜使万物萧索的日子，植物都枯黄蔫死了，可动物却到了捕食的黄金季节。霜落草死突然间使大地变得宽绰亮堂了，荒原四野开阔，一切生灵都可以目穷千里观察自然，追踪它要捕获的猎物以准备度过即将到来的严酷的寒冬。

北方的四野充满了生机，经霜半死的植物在挣扎着复活，依靠晌午的有限的阳光企图疗好冻伤的肌体。各种动物都出动了，寻机填饱自己的肚子或带回一些食物回到自己的巢穴。这时候，北方的人也被寒霜激励起来了，如赵明哲。他要在万物大捕食的季节里去捕捉一种动物，因为捕捉它只有在这个季节。

一进入这个季节，每天后半夜赵明哲都睡不实。他早早起来，蹲在院子里的草垛前看天。

东北的霜总是在后半夜下来。四野漆黑一片,只有他手上端着的烟锅里的火一红一亮。他的旁边,是一个一个空空的木架,那木架上曾经托着他的家族几百年的残梦……

突然,他身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是买豆腐的儿子回来了。

儿子赵继锋端着豆腐盆站在爹身后,说:“爹,现在草开堂啦!”

明哲故意问:“你咋知道?”

儿子回答:“手端豆腐盆,冻手。”

“是轧骨凉吗?”

“是那种轧骨凉……”

老练的爹在黑暗里,得意地笑了。其实他早已从烟袋锅的烟杆凉度中判断出,夜里子时,北方的霜已经来了。他从心里对儿子如今会掌握和判断时令和节气的本领佩服起来。但他不能当儿子面夸儿子。

他在脚前的一块石头上磕磕烟锅里的烟灰,对儿子吩咐道:“快!让你妈烧火做饭,咱们俩准备网。吃了饭,咱们快上山。抢占头一片山场子……”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爷俩个在自家的仓房和院落里忙碌起来,准备着木杆和套网等狩猎工具。而其实他们也知道,在这时这个屯子的其他人家也在这样忙碌着,他们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复着一种习惯,一种古老而久远的习惯……

古老的鹰架



(一) 鹰屯来历

这个地方，叫鹰屯，在中国的东北。



只要你来到东北，只要你来到长白山区，只要你细心地向东北人打听那个叫“鹰屯”的地方，人们就会指点给你这个小村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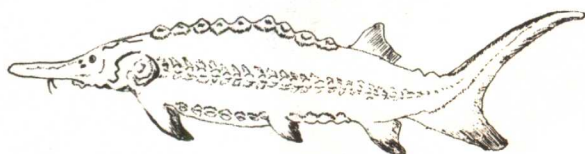


鹰屯人家

发源于长白山的松花江穿过莽莽林海奔流而下到420公里的地方，大江突然变成了垂直南北的走向。南望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属于长白山余脉的庆岭和龙潭山，北是兴安岭的张广才岭接近舒兰的岭脉，而西和西北则开始渐近吉林省西部嫩科尔沁草原入口。穿越森林的松花江水清澈而凉爽，沿途把森林、湿地和草甸上的腐质带入水中，于是使江中的鱼繁殖加快。自古以来，如“三花”“五罗”“十八丁”鱼种繁多，更珍贵的是鲟。鲟，叫鲟鳇，又称黑龙江鲟，当地人一般统称为鳇鱼。它是东北沿江渔民世代捕捞的主要鱼类。

鳊鱼是洄游性鱼类。它的繁殖习性与鲑鳟鱼类相同，但生长十分缓慢。由仔鱼长为成鱼大约需要二十多年时间，体重超过千斤的寿命已在百年以上。它习惯沿河上溯至源头冷水处产卵，待幼鱼孵化后长至近百斤时会沿河而下，游向大海，民间把这种鱼称为“其鳊鲂子”。这种鱼在大洋中待性成熟后，再从大洋游回近海，于是沿着养育过它的母亲河洄游到老家繁殖后代，因此常被当地人捕获。

大江垂直走向



松花江中大鳊鱼（民俗学家胡冬林手绘）

松花江捕获的鳊鱼





鲟鳇鱼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每年的春季，当松花江上的冰排在浩荡的春风吹刮下渐渐地化尽，鲟鳇鱼便千里迢迢地从北部的鄂霍次克海溯流游入乌苏里江、黑龙江，最后进入松花江水域。

这些鱼顶水而上，竟然能游至松花江上源（也称南源）附近的乌拉一带。而且，不止这里，往上游可以进至今抚松的两江口、松江河、漫江和锦江大峡谷（长白山腹地），就是古时所称的额赫纳阴一带。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天聪五年（公元161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兵经过此地，一见这儿鱼多，就下令在此盖一楼存放鱼网，从此“渔楼”这个名字就出现了。渔楼这一带，宽阔的松花江到这里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夏季，从上游江水带下的季风迅猛地吹刮着渔楼北岸，使这儿的古台地渐渐变得平坦；秋冬，来自嫩科尔沁草原的寒风，又把江水吹向右岸，使得江的左岸草甸显得空旷而开阔，于是江湾台地处就长起了茂盛的柳树，这一带便被称为柳条通。

柳条通(王纯信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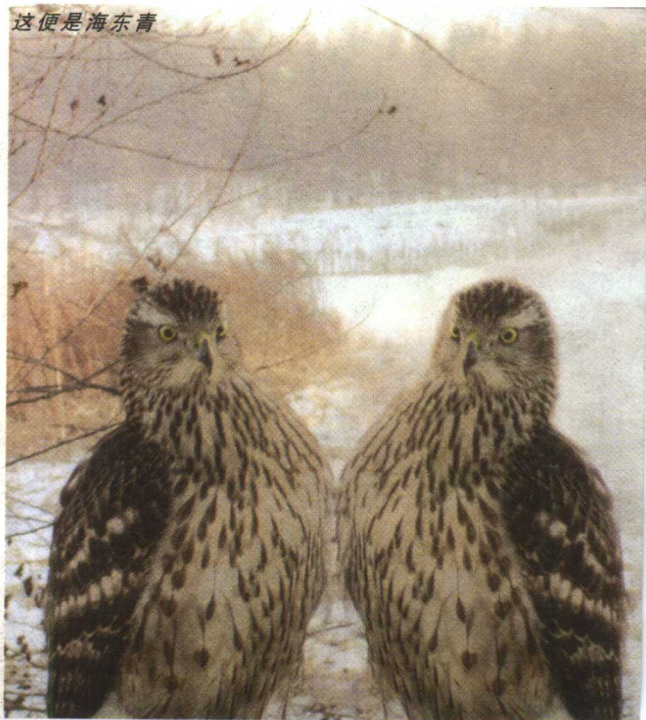


柳条通是东北森林江河与平原交汇处一种独特的地貌，也是北方特有的湿地型草甸。

夏季，这种森林和草原交合处的柳条湿地里各种食鱼食虫的小动物迅速繁殖起来，野兔、野鸡、水鸭、地鼠遍地皆是，特别是在北方出名的水獭和旱獭也在这儿占领了地盘。冬季，来自于渔楼的土岭把季风拉向南岸，这一带又形成了一处天然的避风港，许多来不及迁徙的鸟儿甚至在这一带越冬。

就这样，渔楼这一带就成了各种动物理想的生存之地。在各种动物争相来长白山和嫩科尔沁草原交汇处的渔楼一带繁衍生息时，一种奇特的动物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了，那便是鹰。

这便是海东青



鹰鸟北方民族称其为海东青，是天空中飞翔的猛禽，它喜欢捕捉活的小动物食血食肉而生，于是长白山和嫩科尔沁草原交汇处的渔楼湿地和江边草甸一带竟然成了它们的首选之地。这些生于遥远的鄂霍次克海以北的大鸟竟然每年秋冬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到这一带的岗岭和湿地草甸捕食。春天，它们再飞回北方的海洋孤岛上的悬崖处去产蛋生崽，就这样不辞辛苦地一辈一辈地延续着一种生存规律。

就像人有记忆一样，其实鸟也是有记忆的，这种北方的海东青每年都不误季节，准时从北边飞到渔楼，因此这一带有一句俗语：二八月过黄鹰。是指这里每年阴历的二月和八月，是天上的鹰飞来飞去的时候，而它们喜欢栖息的地方就是渔楼一带，于是渐渐地，渔楼一带产鹰、出鹰这种印象在人们心里形成，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渔楼叫成鹰屯了。

鹰屯老鹰把头（胡冬林 摄）

